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三十二回 慶生辰龍舟觀競渡 篡寶位綺席進霞丹

卻說共濤要差精細人到金龜島探聽李俊年甲，求薩頭陀行那魔魘之法。卻好端陽這日，是李俊生辰，花駙馬要去賀壽。共濤聞得這個消息，不勝之喜，對薩頭陀道：「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。那李俊的生辰，正是端陽之日，不消打探了。」當下結起法壇，雕了木人，將馬國主、花逢春、李俊的年甲藏在木人腹內。薩頭陀施符設咒，如法的做起來，不在話下。卻說端陽節正是李俊四十整壽，馬國主差一員穿宮大監，備下蟒袍、玉帶、金珠、異寶、壽糕、果品各色禮物，同花駙馬去慶賀。卜青、倪雲道：「李大哥的壽誕不可不去，國中安寧無事，留兩員裨將在此護衛，也就同去。」初三日啟行到金龜島，李俊接見，花駙馬呈上禮帖，道：「國主自要來與伯父上壽，因朝事繁冗，特差內監恭賀千秋之慶。」李俊道：「犬馬之齒，何足為重。煩勞國主這般厚意，何以克當！」

到端陽正日，大廳上結彩懸球，甬道上張了錦幄，堂上陳設香花、燈燭、神位、糕桃，動起鼓樂。李俊穿了錦袍玉帶，上了香，先拜天地神位。樂和、費保、卜青、倪雲、狄成、童威、童猛、花逢春、內監一同拜賀，進上壽酒，李俊回敬致謝。是日大賞三軍，將筵宴設在大海船上，同出海口，共飲蒲酒。裝十個龍舟，軍士都穿號衣，分為五色，每船二十四人划槳，往來如飛。天氣清明，微風不動，海波如練。居民都撐了小船，男婦老幼盡來觀看。海外之人，哪曉競渡故事，無不驚喜。龍舟上篩鑼擊鼓，四圍掉轉，將許多鵝鴨丟在海中。那龍舟爭先來搶，湧起雪浪，流珠噴沫，真是奇觀。那李俊等在大船，傳杯換盞，猜枚行令，開懷暢飲，至日昃方散。有詩為證：

玉切菖蒲榴映紅，中天節氣散薰風。  
豪華事業開佳宴，可改名為混海龍。

話說李俊飲罷壽筵，觀了競渡，到夜回島。要留花逢春盤桓兩日，樂和道：「國中雖然無事，駙馬隔了海面，不能朝夕相聚，多住幾日極是好的。但那共濤是個奸險之徒，其心叵測，見駙馬與卜、倪兩將不在，萬一生出事來，國主孤立在此，又且仁厚，還是速去的好。」李俊依言，修了回啟，把禮物謝了太監。花逢春原同卜青、倪雲拜謝而去，不題。

卻說共濤、薩頭陀曉得李俊年甲，就選十惡大敗受死日，施符設咒起來。兩日之後，國主得病起來，共濤心中暗喜。花逢春、李俊，安然無事。看官要見邪不勝正，唐高宗時節，西域進貢一僧，咒人立死。那太史令傅奕道：「妖僧邪術，害不得正人，叫他咒臣，看會死麼？」高宗喚番僧咒那傅奕，念上千百遍，傅奕挺然不動，番僧反自七竅流血而死。馬賈真衰邁無光，邪神好來侵犯；李俊、花逢春英氣勃勃，且有後福，哪裡敢近他？那薩頭陀盡力施為，七日已滿，國主病反好了，只是七歲的世子無疾而夭。國主、國母大慟，厚加殯殮。共濤道：「吾師的法術已算半驗了，只是三人不死，如何計較？」薩頭陀道：「庶人一七必死，那國主、將軍、駙馬是厚福的人，必須二七、三七，若咒至七七，就是帝釋天王，也要招殃。目下花逢春到金龜島與李俊慶壽，卜、倪二將也隨了去，何不設一席，請國主到來，貧僧進藥毒死，便正了位。若怕李俊、花逢春來爭，我有結義三個弟兄，喚故革鵬、革鵬、革鵬，都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原是占城國人，今在黃茅島屯聚，手下有五千苗兵，慣經征戰。寫書去招他來，殺了李俊、花逢春，恢復金龜島，這寶位是萬年永固了。」共濤大喜，進朝啟奏道：「臣見龍體違和，日夕焦勞，世子暴殤，中心哀悼，今幸萬安。明日端陽佳節，懇乞鑿駕幸臣草舍，設菲席與主上釋悶。兼有一西域聖僧，有長生不老之丹，服之延齡千歲，以盡微臣一片芹曝之心。」國主准奏道：「君臣一體，不可過於豐盛，明日早臨便了。」共濤謝恩而出。國主退朝說道：「丞相見世子早殤，寡人悲切，明日端陽要請我釋悶。」國母道：「恐非好意，不可便去。況聖躬新愈，不宜過勞，只消在宮中設宴慶賞蒲節。」國主道：「咫尺之間，何有過勞！我在宮中，思念世子，觸處生悲，借此暫開懷抱，亦無不可。」玉芝公主諫道：「共濤久已專權怙勢，擅作威福，有不臣之意。他今日設宴請幸其第，決非好意！就是要去，也等駙馬同去。」國主道：「我兒不須過慮，丞相世受國恩，難道起歹念不成？」公主道：「父王不記萬壽山火燒龍袍，丹霞洞道士偈語麼？傳旨辭了罷。」國主道：「火燒龍袍已應在世子身上，還有怎麼不祥？我已許了他，自古道『王言如絲』，豈可翻覆！」堅執要去，國母、公主百般諫阻不住。公主道：「父王主意已定，可選三百御林軍，令兩員裨將帶刀侍衛，以防不測。」國主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

次早共濤又來啟請，國主命排鑿駕，兩員裨將帶三百羽林軍護駕，四員內相隨行。到了丞相府，共濤在門前俯伏迎接。到得廳上，擺設得十分齊整。錦屏圍繞，彩帳高懸，說不盡山珍海饈，玉碗金杯。堂下笙簧並奏，執壺上饌的人皆是錦衣花帽。共濤躬身再拜，安送了席。桌面上都是金銀器皿，獅糖樹果，一百二十龍盤肴饌。國主就賜丞相側席相陪。三百羽林軍列在府門外，兩員裨將全身披掛，各持寶劍，立在國主左右。凡進酒饌，錦衣花帽之人擎在頭上，跪著，內相下階接來送上。酒進三巡，食供兩套，又換一班女樂，歌的歌舞的舞，稱觴進酒。

國主道：「寡人涼德，得丞相佐理朝政，可謂社稷之臣。今日君臣宴樂，千秋盛典。」共濤離席啟道：「主上洪福齊天，春秋正富，世子雖然不幸，自有麟趾之祥。臣有一女，年已及笄，德容俱備，欲納後宮，以備灑掃，伏望採納。」國主道：「丞相之女，豈可為媵妾！另選國中俊秀，以充後宮。」共濤道：「微臣謙劣無似，叨蒙恩澤，進為宰相。臣之弱女，得侍寢殿，已為萬幸，就令臣女拜謁。」傳雲板請小姐出來見駕，國主止擋不住。不一時，梅香侍女簇擁小姐出來。只見粉雕玉琢，蘭麝芬芳，宮妝豔服，環佩聲和，花枝招展，繡帶飄搖，端端正正，朝上拜了四拜。國主傳旨：「平身。」又取大玉觥斟上琥珀酒，再拜上壽。國主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既承丞相盛意，寡人不敢固辭。明日行聘，納為嬪妃，卿可進太師國丈。」共濤令小姐謝恩，小姐如新鶯嬌囀的道：「千歲，千歲，千千歲。」然後輕移蓮步而進，國王大喜。

共濤道：「臣有一聖僧，欲來朝見，未得令旨，不敢擅便。」國主道：「寡人正忘了，正為要見聖僧，求長生妙藥，可速傳進。」那薩頭陀從後堂走出，滿身瓔珞，烈火袈裟，朝上跳舞而拜。國主起身回禮，賜坐，就與共濤共席。國主道：「聖僧是何國土？到了幾時？」薩頭陀道：「貧僧是西天竺國達摩祖師第三十八代嗣孫，得相傳衣鉢，專修禪定。兼遇蓬萊仙長傳授鼎爐之術，可以降龍馴虎，役鬼驅神。在靈鷲山中煉就九轉靈丹，名曰：『延齡固本種子紫金丸』。有厚福者，方得服餌。貧僧在海中望氣，見上邦祥光靄靄，瑞氣重重，故航海而來。剛到三日，不敢驟來朝見，因寓在丞相府中。今得恭覲天顏，實是堯舜之君，該餌那紫金丸，壽延千歲，連舉十子。」就向腰邊葫蘆內傾出一丸藥，如龍眼大小，隱隱有寶色金光，雙手進上。國主接了道：「承聖僧見惠，自然靈驗。當在丹霞山建一座永福寺，請聖僧安禪理性。此藥幾時可服？」薩頭陀道：「此藥純陽煉就，服餌亦須陽日、陽時。今日端陽。」看著日色道：「恰好午時，正當服下。」取下玉碗，斟滿琥珀酒，把牙箸調勻呈上。可憐馬賈真思量延年種子，輕信狂言，把藥酒一口吞下。說道：「怎的這藥味較著咽喉？」薩頭陀道：「豈不聞良藥苦口利於病。」不消半刻，國主叫肚疼不止。那藥性發作起來，翻天覆地的難過，霎時九竅流血而死。裨將急掣寶劍來砍頭陀，那頭陀卸去袈裟，藏有兩把戒刀，就在筵前拼命。無一二合，兩員裨將都被殺死。內相到門外叫羽林軍進來，薩頭陀口中唸唸有詞，只見無數鬼兵從空而下，羽林軍見了心驚膽顫，各自逃命。

內監趕著人亂走出，到宮報知國主身亡，國母、公主哭倒在地，死而復甦。花恭人、秦恭人都來哭做一團，花恭人道：「這奸賊弒了國主，必來亂宮，如之奈何？」國母道：「我拼一死，從國主於地下！」公主道：「速著人到金龜島報知駙馬與李大將軍領兵報仇！」國母就遣內監去了。

不說宮中之事。再話共濤見國主鳩死，大喜道：「國主已亡，事可大定。」將屍體拖在郊外薰葬了，出榜曉諭：「國主暴殤，有遺令傳位丞相，權主國政。文武百官，明日都要早朝。如違令者，全家誅戮。」又同薩頭陀領了心腹家將入宮，心內想道：「一

不做，二不休，就去搶那玉芝來受用，併得與花逢春做對頭。」又想到：「聞花逢春有一姑娘，年少寡居，姿容絕世，與玉芝公主立為東西兩宮，平生之願足矣！」薩頭陀也暗想道：「我與共濤幹了這樁大事，要他女兒配我，料想不敢違拗，待革家兄弟到了，把兵威壓他，怕道權柄不盡歸於我？他若不識時務，也只費我一丸藥。」兩人各懷歹意，到了宮前，見宮門緊閉，正要喚武士打開，只見天昏地暗，一股赤氣罩住，共濤與薩頭陀盡皆暈倒，進去不得。那文武官僚，合城百姓盡皆不伏，口出怨言，要與國主復仇，洶洶不已。共濤道：「蒙吾師法力，國主已亡，只是民心不伏，李俊、花逢春必起兵來爭，如之奈何？」薩頭陀道：「不妨。革家的兵即刻到了，必要大加殺戮，使人害怕。明日且正了大位，然後去征金龜島，剿絕了李俊、花逢春，其餘不足慮了！」共濤拜謝道：「全恃吾師始終其事，富貴共享。」薩頭陀道：「富貴我也不放在心上，待事定之後，我亦有一樁心事，要你了願。」共濤道：「吾師有甚心願？無有不依。」頭陀大喜。

忽有報來，革家兵到了。薩頭陀自去迎進。那革鵬、革鵬、革鵬都是膀闊身長，碧眼黃鬚，力敵萬人。帶二百個戰船，五千苗兵，腕掛長刀，身穿藤甲，披髮跣足，如天魔一般。那革鵬弟兄與共濤相見，薩頭陀叫苗兵去捉為頭的臣僚，有一百多人，先斷手足，後梟首級，懸拴通衢。百姓都要歸順，一家不伏，九家同斬。那些百姓有多少力量？只得順從。海口各門盡是革家把守，敢有一人交頭接耳，就拿來殺了，人人害怕，不敢開口。

次日五更，鳴鐘伐鼓，共濤戴了冲天冠，服了赭黃袍，升金鑾殿寶座。剛把屁股放下，又是一暈，內侍慌忙扶住。文武百官為著性命，盡來朝賀。共濤封薩頭陀為護世大國師，兼行丞相事。革鵬三人俱為大將軍，執掌兵權，其餘官僚俱復舊職。立夫人為正宮，兒子為世子，女為公主。坐朝已畢，大設筵宴，一同暢飲。共濤道：「寡人蒙國師、大將軍扶助，得登大位，真是滿心意足。只是宮中進去不得，如之奈何？」薩頭陀道：「不要性急，待破了金龜島再處。」飲至夜分，送歌兒舞女與薩頭陀、革鵬等取樂。那些苗兵恣淫搶擄，肆行無忌。可憐萬民荼毒，敢怨而不敢言，含淚吞聲而已。

卻說國母、公主、花恭人在宮中，恐怕共濤來犯，卻不見到。有內相奏道：「共濤與薩頭陀昨日來到宮中，忽然天昏地黑，赤氣罩住，兩個逆賊立時暈倒，故不敢進來。有黃茅島革鵬兄弟領苗兵五千，在城中擾亂，殺了臣民百數，號令通衢，今早升殿自立了。」國母大慟道：「不料祖宗遺業，一旦付與別人，此恨怎消？」玉芝公主道：「駙馬自然即時就到，且安立父王靈座，朝夕設奠，赤氣罩住，想有天神護佑，此賊不久滅亡，母親請自節哀。」國母只得收淚，安立靈座，日夜哭臨，實是慘傷。

是夜三更，國母哭得昏倦，朦朧睡去，只見國主改了道妝，說道：「我不聽良言，誤遭毒手，今隨丹霞師父出了家，倒也逍遙自在。李大將軍、花逢春決能殄滅賊黨，宮中有金甲神人守住，賊臣不敢進來，你母子且自寬心。我去也！」國母一把扯住，被國主一推，忽然驚醒。喚起公主，訴說夢中之事，公主道：「既是父王托夢，母親寬心。」自此閉上宮門，耐心守候不題。

再說花逢春到金龜島賀壽，同卜青、倪雲回來，到暹羅城，還隔三十里，見海面上一隻小船飛也似來。艙內坐一大監，見了花駙馬的船就傍攏來。過了船，對花駙馬大哭道：「國主端陽那日，幸共濤府中，被一薩頭陀毒死，共濤自立為王。國母、公主差我請駙馬回去！」花逢春聽知，哭得昏暈。卜青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哭之何益？商量怎地去復仇！」花逢春道：「且到國中去一看，不知國母、母親、公主何如？」倪雲道：「不可。那斯篡了位，必有心腹把住城門，我等賀壽而來，又不帶兵，此去恐遭毒手。不如重到金龜島，與李大將軍議，然後進兵。」內監道：「薩頭陀招引黃茅島革鵬兄弟三人，領苗兵五千，處處平定，哪裡去得？況薩頭陀善行妖法，差遣鬼兵，十分了得。共濤那日要進宮門，被赤氣罩住，即時暈倒，宮中幸得無事。不如聽倪將軍之言，回到金龜島再處。」花逢春無奈，只得回船。偏生遇了鬥風，白浪滔天，扯不得篷，只好泊在沙洲上。花逢春心中焦躁，兩淚交流，卜青、倪雲勸慰道：「革鵬有五千苗兵，薩頭陀又會妖法，須算個萬全，方好破得。如今正要盡心竭力平定禍亂，豈可先哭壞身子？」花逢春道：「前日萬壽山展墓，偏偏的火燒了國主龍袍，已是不祥。又丹霞山那個道士說出四句偈子，分明是運絕的話，我已曉得不好了。那共濤久蓄異心。樂叔叔一向說要提防他，不料果然下此毒手！前日不到金龜島慶壽，他還忌憚，不敢動手，我若在哪裡，也決不放國主去赴宴了。」卜青道：「他約同了黃茅島苗兵，羽翼已成，我們只有五百兵，哪裡敵得過？幸喜到金龜島留著身子，可以報仇雪恨。若在國中，也被他所算了。」天色已晚，風勢愈狂，花逢春一夜不曾合眼。到天明，風息開船。

到金龜島，李俊、樂和見花逢春等重複來到，吃了一驚，忙問來意，花逢春哭訴：「國主被共濤所弑，篡了王位。薩頭陀勾引黃茅島革鵬兄弟三人，有苗兵五千守住，進城不得，故來與伯叔商議進兵復仇。」樂和道：「我刻刻防這賊子，幾番要開除他，恐怕國主起疑，故此容忍。豈知果然有此變亂，如今不消說了。大將軍即點兵進剿。」卜青道：「他有苗兵五千，薩頭陀善使妖法，我這裡現兵不滿三千，又要留下守島，萬一失手，如何結局？」李俊道：「那馬國主將赤心相待，今日被害，必要與他報仇！況花公子為他駙馬，恩養備至，就如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哪裡論得強弱！」當下點一千兵，三十號戰船，都是白旗白號。留卜青、倪雲守金龜島，自與樂和、費保、童威、童猛、花逢春殺奔暹羅城來。

到得半路，忽然一聲響亮，把中軍帥字旗吹折，軍士盡皆駭異。李俊道：「帥字旗折，不是好兆，將士俱宜小心。」樂和道：「那苗兵慍悍，薩頭陀又多妖術，革鵬兄弟聞得勇猛，我們不可輕敵。把兵分作三隊，每隊十號戰船；大哥與我為中軍，費保、花逢春為前隊，童威、童猛為後隊。且去看他虛實，切不可輕易交鋒。必要首尾相應，庶無敗局。」分撥已定，將近暹羅，見兩隻巡哨的船，每船各三十苗兵，飛也趕來。花逢春在前隊看見了，取出鐵胎弓，搭上狼牙箭，正中苗兵心窩，翻筋斗跌下海去，就撥船頭回去。這裡三隊一齊追去，只見海上有一百多船結個水寨，刀槍如雪的插滿。李俊叫不可上前，在山腳下停泊，樂和道：「看那水寨結得如式，苗兵雄悍，只宜智取，不可力敵。且搖旗擂鼓，誘那薩頭陀並革鵬等來，委實強弱何如。」叫放號炮，吶喊搖旗，聲張威勢。

卻說共濤聞金龜島兵到，請薩頭陀商議：「李俊、花逢春到來，何以禦之？」薩頭陀道：「有革家兄弟三人在海口，怕他則甚！他們自來送死，省得去攻金龜。我有一個奇計，教他個個身亡，不留片甲。」正是：惡魔巧布彌天計，義士幾傾一炬中。不知薩頭陀用甚計策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馬賽真之交敗運，自不必言。共濤不肯安享富貴，妄念一生，遂至全家受戮，一敗塗地。人也，非天也。）